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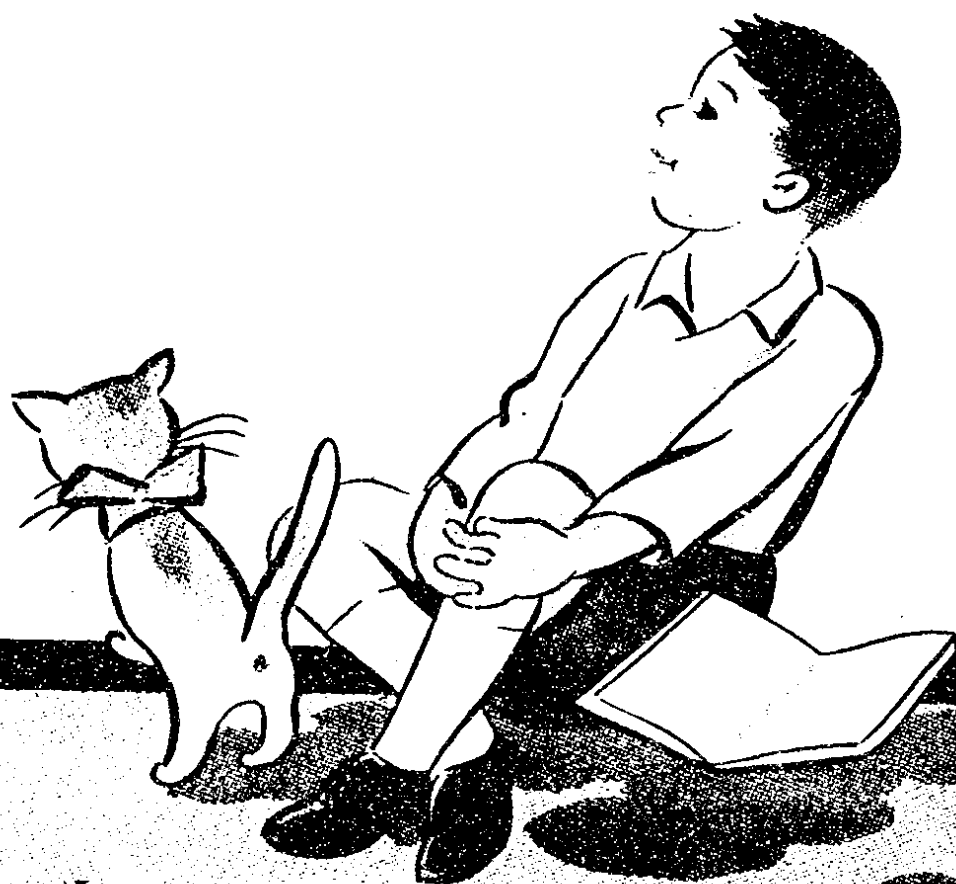
庫 文 華 中

集 一 第 學 小

廠 理 修 章 文

(二)

類 文 語 級 高



行 印 局 書 華 中

文章修理廠(二)

目次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---|----|
| 15. | 畫蛇添足 | | 一 |
| 16. | 一件半接長衫 | | 七 |
| 17. | 頭重腳輕 | | 二二 |
| 18. | 先到大街後出大門 | | 一八 |
| 19. | 自相矛盾 | | 二二 |
| 20. | 疊牀架屋 | | 二九 |
| 21. | 腰子割去了 | | 三三 |

22.	有頭無尾	三九
23.	有尾無頭	四三
24.	「指貓爲虎」和「兔假狼威」	四七
25.	一首新詩	五三
26.	甚麼是儿奚	六〇
27.	暫時停工	六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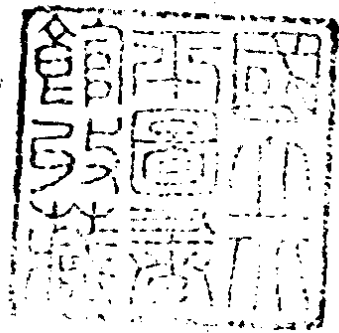
文章修理廠(二)

15. 畫蛇添足

張學禮和他的同學丁珊，已經有好幾天不見了。原來丁珊因為父親生了病，一直請着假呢！

一天，學禮接到他的信。知道他父親的病，已脫離危險時期。信內還附了一篇文章，要託學禮介紹，轉請他的哥哥修理一下。

這篇文章的題目，是父親的病。據丁珊信上說：「這是侍候父親疾病的時候，偷空作成的。」



小文章抄錄如下：

學禮當即依着他的囑託，把那篇文章交給了學文。——

父親終於病倒了，據醫生的診斷，他患的是傷寒。在前幾天，父親就覺得有些不舒適，頭痛得很利害。母親早勸他去找醫生，但他深信自己的身體很結實，以為是尋常的感冒罷了。不料漸漸的發起熱來了，身上卻又非常怕冷而且飲食不進，大便不通，他這才覺得有些抵擋不住了。

我聽到同學趙光榮說，從前，他的母親，也患過這種病，齊巧那時候他家裏很窮，沒有錢醫治；幸虧有一個姓劉的醫生，非常熱心，設法將她送入醫院，並且免除一切

費用，因此才得治愈。我想，像劉醫生這樣古道熱腸，在現
在的世界上，真是難得遇到的了。

昨天晚上，父親忽然神識昏迷，不時的說着謔語。母親知道是熱度升高的緣故，忙用溫度計替他量了一下，果然已經高到四十二度；我和媽媽都急得甚麼似的。

挨到今天早晨，連忙去請醫生來診察，替他打了一針。醫生說：『如果沒有特殊變化，大約要三個星期，會得痊愈。』可是，天哪，我們怎能眼看着他接受這許多天的苦痛呢！

傷寒本是傳染病的一種。除了傷寒以外，還有許多種，像霍亂、痢疾、天花、猩紅熱、腦膜炎、白喉、鼠疫等，都是很

可怕的，我們平日，要小心預防才是。

學文看了說道：『我現在暫且不動手修改，過幾天，讓我當面和他談談吧！』

過了半個多月，丁珊的父親已經完全痊愈了，他便回到學校裏來。放學以後，學禮便邀他到家裏來玩。

丁珊見了學文，問起那篇文章，學文笑嘻嘻的道：『不要問文章，我先來講個故事給你聽：』

『從前，楚國有幾個替人管祠堂的人。有一天，適逢有人到祠堂裏來祭祖先。祭畢以後，就把那些酒肉分給管祠堂的人吃。其中有一人提議道：『我們大家來打個賭。——各人在地上畫一條蛇，要是誰先畫成功，這些酒肉就歸』

誰享用；其餘的人只能看他吃喝。諸位以爲怎樣？」大家聽了都贊成他的主張，他們便開始畫起蛇來了。有一個最先畫好的，他看見別人還未畫完，便趁空在那條蛇身上，添了四隻脚。可是，到這時候，別人卻已畫好了，他因此便失去了酒肉。

「要知道，畫蛇添了足，當然是不像蛇了，可說是勞而無功。現在我們做文章，也是這樣，如果在題目以外，多生枝節，猶如這畫蛇添足的故事一樣，這文章無論如何不能算是好文章了。」

丁珊急着問道：「可是我的文章裏，有了不需要的句子嗎？到底那幾句是蛇足呢？怎麼我自己卻看不出來？」

學文道：「你第一段說醫生的診斷，是切合題目的。第二段補說起病時的情形，也是應有的文字。第三段，如果由父親的病，引出趙光榮的母親的病，互相比較一下，當然還不算離題太遠；那知，你寫到後來，卻完全說的劉醫生的事，這可說是和父親的病，毫沒有關係的，你居然也把牠寫了出來，自然便是一條蛇足了。第四段，寫父親的病勢的增重；第五段，寫醫生的覆診和自己的感想；都是很對的。可是，末了又來了一段各種傳染病的名稱，和預防的必要，這便是第二條蛇足了。」

丁珊又問道：「那麼，要怎樣修理才對呢？」

學文道：「那容易，你只要把這兩條蛇足齊砍去就行。」

了！

丁珊立刻提起筆來，把第三段和末了一段塗抹掉了自己再從頭至尾讀了一遍，果然覺得通順多了。

16. 一件半接長衫

學文看着丁珊把文章修理好了，接着又說道：「像你這種多枝節的文章，我拿畫蛇添足的故事來做比喻，你說可對呀？」

丁珊笑着答道：「很對，很對，的確比喻得不錯！」

學文道：「還有一種文章，初看時好像很通順，但是仔細研究起來，上文和下文卻完全是兩個意思，硬生生的連

寫在一起，無論如何，終究是不相連貫的。這種文章，我就叫牠做「半接長衫」。

丁珊不等學文說完，便來不及的搶着問道：「甚麼叫做「半接長衫」？」

學文道：「半接長衫，現在是不通行；大概在二十多年前，一般老先生，穿的還很多呢。這種長衫的樣子，上半截都是白布做的，下半截卻是綠色或藍色的綢做的。這樣兩種質料不同，顏色不同的東西，硬把牠拼成一件衣服，你想是何等的不自自然呀！」

丁珊道：「這種文章，你可以舉個例給我瞧瞧嗎？」

學文道：「齊巧，前幾天有一個名叫陳克文的小朋友，

拿一篇文章來託我修理。他所犯的，就是這個毛病，現在還留在我這裏，可以拿給你瞧瞧。」

說着，學文便從抽屜裏檢出一本作文簿來，指着一篇我的讀書室給丁珊珊。那篇文章是這樣寫着：

我的讀書室，在姐姐臥室間壁。這是一間朝南的小室，光線、空氣，都很充足。

一張小小的書桌，安放在窗子下面；桌上擺着幾件簡單的文具，和一個藍色的花瓶。

兩邊壁上，掛着幾幅水彩畫，都是我和姐姐畫的。對着書桌，擺着一個小書架，中間陳列着各種兒童故事和畫報……等。書架旁邊是兩把椅子和一隻茶几，

一套精緻的茶具，就擱在茶几上，以便接待那些來訪問我的小朋友們。

每天晚上，我總在這裏讀書、寫字，從來沒有間斷過。有一天，我放學回家，剛走進讀書室，齊巧表姊家的王媽，送了一束鮮花來給我，並且附着一張小柬道：

克文表弟：

奉獻這束鮮花，祝賀你的生日！

表姊佩貞。

我這才記起來，原來明天是我的生日呀！
學文等丁珊看完了，便問道：「你看怎樣？」

丁珊回答道：「這篇文章委實是很通順的，你如果不說破，我真的一定看不出來呢！」

學文笑道：「那麼，你現在可看出這件半接長衫上下兩半截的痕跡了嗎？」

丁珊道：「我看這篇文章，到第五段「從來沒有間斷過」一句為止，已經完畢了，以下的半段，雖然用着「走進讀書室」一句來硬拉住，可是，和「我的讀書室」，到底有甚麼關係呢？所以，依我看來，也許這一段，就是半接長衫下半截的綠色綢子吧？」

學文點頭道：「你說得很對！」

丁珊道：「你打算怎樣替他修理一下呢？」

學文道：「那是很容易的，只要把他這下半截的綠色綢子剪去了，不是成爲一件乾乾淨淨的白布小衫了嗎？」

丁珊拍手道：「妙，妙，你真改得乾淨，比喻得巧妙呀！」

17 頭重腳輕

這是一個勝利紀念日的上午，小朋友們在學校裏參加過了紀念儀式，等到放學以後，便又聚集在張家，和學文討論文章的作法。

一會兒，齊巧學文的表弟楊賓秋也來了，他一走進書房門便嚷着道：「這個勝利紀念日，又是無聲無臭的過去了。勝利了不過幾年，武力侵略者剛才倒了下去，戰爭的黑

影卻又在濃重起來了！

李知白聽他說得這樣沈痛，便說道：「上半天，學校裏舉行紀念時，你爲甚麼不憑着你的意思，演說一番呢？」

賓秋道：「當時想不出話來說，所以沒有發表甚麼，可是，剛才回到家裏，心裏好像有所感觸似的，便做成一篇文章，題名爲「我們怎樣做未來的主人翁」，自己讀了幾遍，還覺得有些不妥，現在是特地拿來請我們學文哥哥修理的。」

一邊說，一邊已把他那篇文章拿給了學文。大家忙把眼光掃射過去，只見寫的是

我們還記得「七七」盧溝橋的受人砲擊；我們還

記得「八一三」上海的受人攻襲；我們還記得抗戰期間重慶的慘遭轟炸。這種弱肉強食，公理滅絕的慘狀，真叫人驚心駭目。自從大戰結束之後，各國都覺戰爭的可怕，於是衆口一詞的高唱和平，排斥武力侵略。

豈知過不多時，列強又起了互相猜疑的心，所以又有人在耽心未來的大戰，不久就會成爲事實。萬一有一天戰事當真爆發起來，我國一定會被捲入漩渦，成爲戰事的重心。試問到那時，我們怎樣去抵擋人家的飛機、大砲、毒氣和原子炸彈呢？

我們小學生，就是未來的中國主人翁。未來的責任，都在我們的身上。所以我們應該趁這時候，努力讀書，庶

幾將來可以去應付一切。

學文看完了，正想發言，忽然看見他的小弟弟學仁，手裏拿了新買的紙人走進來，說道：『哥哥，我剛才買了這個紙人，要想把牠站在桌上，可是試了好幾次，老是站不住，這是甚麼緣故呢？』

學文便把修理文章的事，暫時丟開了，卻一手接過那個紙人來，細細的觀察了一會，然後對學仁說道：『這紙人的身體，全是用紙糊成的，脚底又做得很平穩，本來是應該站得住的；可是，你看他的頭，不是用泥土做成的嗎？這樣一來，便變成一件頭重脚輕的東西了；因此，隨你將他怎樣擺佈，終於是站不住了呀！』

賓秋聽他們一直談着紙人的事，心裏有些不耐煩了，好在他們表弟兄一向很說得來，他便一點不客氣的說道：「學文哥哥，請你把紙人的事暫時擱一下，先修理我這篇文章，好不好？」

學文打了一個哈哈道：「你以為我是一心在研究這個紙人，其實，卻在批評你的文章呢！因為，你的文章，也同樣的犯了一個頭重腳輕的毛病呀！」

賓秋道：「我的文章又沒有泥土做的頭，怎麼會頭重腳輕？」

學文道：「照你這個題目看來，應該注重在怎樣做未來的主人翁，把你自己的意見，盡量的發揮出來。倘使開頭

要舉出時局的嚴重，作一引證，也未始不可，不過，至多只要寫着三四句就夠了。現在，你在全篇中都寫的是時局的嚴重，只有結尾的七八句，說到題目上去，而且又是空泛的了不得。這種文章，雖然沒有泥土做的頭，但是，你細細的將第一二段和末了的一段比一比，到底分量怎樣？」

賓秋道：「你的話果然不錯，現在應該怎樣修理，就請你動一動筆吧！」

學文道：「修理這篇文章，可以根據我剛才說的話，把他的頭削輕，腳加重，使他的重心十分平衡，自然便站得住了。你照了我的意思，不妨去重做一篇，我再替你修理吧！」

18. 先到大街後出大門

朱新民的弟弟朱作民，知道他哥哥近來常常拿文章去請學文修理，因此，得到了非常的進步，每次受着老師們的讚賞。

作民也想學學他哥哥的樣，便輾轉託人介紹，居然也做了這文章修理廠的主顧了。

學文一連替他修理好幾篇文章，覺得他的思想不清楚，所以往往會把事實敘述得顛顛倒倒的，非常紊亂。

有一天，他又帶了一篇文章來，學文拿來一看，上面寫着：

回憶

光陰過得很快，不知不覺，我今年已是九歲了。記得我在五歲那年，生了一場大病，天天睡在床上，幾乎經過半個多月，母親在旁邊陪伴着我，常常偷偷地滴着眼淚；那種淒慘的景象，我連說也不忍說了。

前年秋季，父親第一天送我去上學；我驟然到了這個陌生的地方，和那些陌生的人住在一起，心裏真十分的害怕，所以，當父親離開我回家去的時候，我便哇的一聲哭出來了。幸虧，老師們都很慈愛，小朋友們也很和氣，經他們百般撫慰，我才停止了哭聲。

我在四歲那年，有一天在花園裏玩，看見一隻缸裏，

有許多小金魚在游着，我便捲起袖口，伸了手去想把牠們捉起來，不料用力過猛，一個不小心，我便掉在缸裏了。齊巧老僕王福打從這裏走過，才把我救了出來。

在這過去的八年中，一切我覺得模模糊糊的了，只有這幾件事，約略還能夠回憶起來。

學文看完了，便問他道：『你剛才到這裏來，是先到大街上，再走出大門的呢，還是出了大門，然後才經過大街的？』

作民不懂他的意思，楞着兩隻眼睛，遲遲疑疑的回答道：『自然是先出了大門，轉了幾個灣，才到大街的呀！』

你這樣問我，是甚麼緣故呢？

學文道：「你要知道，我們做一篇文章，從頭到尾，走路是一樣的。走路先到那裏，再經過那裏，最後才到那裏，有一定的路線，不能忽前忽後的亂走。做文章也有一定的層次，不能把牠的次序顛倒紊亂的。像你這篇文章裏，先說五歲那年的事，接着又說前年的事，最後又說四歲那年的事，像這樣雜亂無章，隨你描寫得怎樣生動，看文章的人總會覺得頭緒不清，不願再看下去了。」

作民道：「像這種文章，可不可以修理呢？」

學文道：「你這篇文章，因為段落分明，修理起來還很容易；如果連段落都分不清楚的，那就無法可想了。」

作民又請求道：「既然容易，就請你替我修理一下，好

不好？」

學文道：「好！你只要把『我在四歲……救了出來』

一段，移上去接在『記得』二字下面；再把『我在五歲……』一段，接在這下面，不就是一篇很通順的文章了嗎？」

作民聽了，非常高興，連聲說道：「謝謝你，謝謝你！」

19. 自相矛盾

住在張家隔壁的馬小帆，聽到了學文正在創辦文章修理廠的消息，他便仗着鄰居的資格，也拿了一篇文章來請求修理。

學文卻不過情面，只得接收了下來。當時把那本作文

簿打開來一看，只見那題目是：參觀小朋友號飛機贈機典禮記。

學文讀了幾遍，便對小帆道：「我想先講一個故事給你聽聽，好嗎？」

小帆道：「好好，我是最歡喜聽故事的；你先講故事，再給我修理文章，那是尤其『投我所好』了，真是求也求不到呢！」

學文道：「我講的故事，卻和你的文章很有關係呢！現在，你且聽着吧：——從前，楚國有一個專門製造軍器的人，有一天，他拿了許多矛和盾，到市上去發賣。起先，他大聲的叫道：『賣矛呀，賣矛呀，誰要買我的矛？瞧呀，我的矛是何等

的銳利，隨你怎樣堅固的東西，都戳得穿的呢！「一會兒，他又舉起一塊盾，叫道：『賣盾呀，賣盾呀，誰要買我的盾？瞧呀，我的盾是何等的堅固，隨你怎樣銳利的東西，也戳牠不穿呢！』這時候，便有一個旁觀者，走上了一步，問他道：『你的盾既然這樣銳利，你的盾又這樣堅固，那麼，如果用了你的盾戳你的盾，結果該是怎樣呢？』那個賣軍器的人，被他這樣一問，知道自己的話，前後有了衝突，連一個字也回答不出來，紅着臉走了。」

小帆聽完了故事，卻還是不明白他命意所在，很着急的追問道：『這故事到底和我的文章有甚麼關係呢？』

學文道：『我們同來把這篇文章讀一遍，你一定會知

道了！

小帆點頭道：「好，難道我的文章裏，也有這麼一個故事嗎？」

說着，他們便一同讀那篇文章：

雙十節那天，小朋友號飛機，舉行贈機禮；我校全體小朋友由李、何二老師率領着，到飛機場去參觀。

我們到了目的地，小朋友代表汪和生已在演講，說明這次購贈飛機的原因和經過，接着，女同學陸玉梅便舉行贈與式，當由政府代表接受。霎時軍樂齊鳴，聲振雲霄，莊嚴極了；市長和教育局長……等，就在這時，相繼登台致詞，我們句句都聽得很明白。

最後，航空署技師王君，就駕駛小朋友號，升空表演，他有時側飛，有時豎飛，往來盤旋，技術爛熟，幾乎從飛機裏摔了下來，我們都很替他擔心。

表演完畢，我跟着爸爸回家，一路上，只見家家懸掛着國旗和紅綠燈，我才記起，今天是國慶日啊！

學文道：「文章是讀過了，你自己可知道錯誤的地方嗎？」

小帆道：「我仍舊是不明白！」

學文道：「這叫做當局者渾，旁觀者清，我告訴你罷：你起首就說「雙十節那天」，那當然是已經知道那天是國慶日了，怎麼結束的地方，又說看見紅綠燈和國旗，才記起

是國慶日，這是一個矛盾。你在第一段既然說全體小朋友是由李、何二老師領着去了，中間又沒有說出遇見爸爸的——事，怎麼末段又說跟爸爸回家呢？這又是一個矛盾。第二段裏，你說「軍樂齊鳴，聲振雲霄」，那麼，市長等怎麼會在這最喧鬧的時候，登台致詞呢？就說是登台致詞了，也不會句句聽得明白吧！這自然又是一個矛盾。第二段中，說王君技術嫻熟，接着卻又說幾乎從飛機裏摔下來；這又是一個很顯著的矛盾。你想，你在一篇文章裏，前後有了這許多自相矛盾的地方，豈不是和那賣軍器的人一樣嗎？所以，我說這一個故事，和你這篇文章很有關係，現在，你大約總可以明白了！

小帆道：「明白雖然明白了，但是，仍舊要請你修理一下呀！——到底要怎樣修理才好？」

學文道：「第一段可以不必修理，第二段，在「莊嚴極了」之下，可加一句「等到軍樂聲止」；第三段，「幾乎……」一句，可改爲「彷彿要從飛機裏摔下來似的。」末段，「我跟着爸爸回家」一句，可改爲「我跟着老師回校」；最後幾句，可把「我才記起」以及下面一句完全刪去，改成「一路上，只見家家懸掛的國旗和紅綠燈，比剛才更加多了。」這樣一來，不是把幾個自相矛盾的地方，完全修理好了嗎？」

小帆忙向他鞠了一個躬道：「謝謝你！」

20 疊牀架屋

馬小帆自從經過學文給他修理文章以後，心裏非常感激。

有一天，他在家裏備了些精美的菜餚，邀學文去吃午飯。學文因為礙於鄰居的情誼，只得依着約定的時間，走到馬家去。

小帆看見學文來了，便請他在自己的書房裏坐，並且泡上一壺龍井茶，擺出四個乾溼菓的盤子，大家便隨意的談起作文章的方法來。

這書房，齊巧是花園的一角。要是站在窗前，向外望去，

可以看到全園的景色，那些樹木哪，假山哪，花壇哪，石櫂哪，魚缸哪……佈置得位置楚楚。

在假山下面，種着幾枝月月紅，葉兒長得十分茂盛，可惜經了昨夜的一陣風雨，所有的花兒都落下了，只剩下滿地殘紅，現着可憐的顏色。

小帆和學文靠着窗口，欣賞了一會，便從桌上拿起一枝筆來，聚精會神的寫了一篇文章出來，隨即遞給學文道：「學文兄，請你看看，我這篇東西怎樣，如果可以修理，就請你替我修理一下！」

學文向着他遞過來的那張紙上看去，原來是爲了剛才看見的落花而寫的，題目就叫做哀落花。那篇文章是這

樣的：

落花啊！你昨天還是很鮮豔的開在枝頭，時時有那些蜂兒來拜訪你，有那些蝶兒來奉承你，怎麼今天便這樣憔悴可憐，躺在這污泥地上呢？唉，那些蝶兒不睬你了，那些蜂兒不理你了，你是一定感到淒涼寂寞吧！

落花啊！當你繁盛的時候，誰不愛你的顏色，誰不愛你的香味，大家纏繞着你，是何等的得意呀！不料一陣狂風暴雨，就把你摧殘了。把你打得隨處亂飛；你的顏色褪了，你的香味滅了，現在是誰都瞧你不起了。

落花啊，憔悴的落花啊，我十二萬分的哀憐你！

學文看完了，說道：「你這篇文章，犯了一個疊牀架屋

的毛病！』

小帆道：『怎樣叫做疊牀架屋？』

學文道：『疊牀架屋，就是牀上再搭一張牀，屋下再建一間屋的意思！』

小帆道：『哦，原來這樣。現在，你不如爽快的說一句，大約我的文章，有一部分的意思，是重複了吧？』

學文點頭道：『對！對！你瞧，你的第一段文章，大意是說花兒開着的時候，蜂蝶們都愛他，等到他謝落了，便誰也不理睬他了。第二段，你的文字雖然改變了，蜂兒、蝶兒也沒有明白說出來，但是，你且細細的吟味一下，這一段的大意，和第一段有甚麼兩樣呢？所以，我說你好像牀上再搭牀，屋下

再建屋一般了。」

小帆聽到這裏，忙遞過一枝筆來道：「好好，你的批評很確當；就請你當場替我修理一下，恕我不送到你的廠裏來了！」

學文搖着手道：「不必怎樣大修理的，你只要把疊着的牀去掉一張，或是把架着的屋拆下一間就行了！」

正說着，僕人們端出飯菜來了，小帆便請學文坐下來一同吃着。

21. 腰子割去了

「藁藁藁」一陣皮鞋聲，何冰海笑嘻嘻的走了進來。

「怎麼你好幾天不到這裏來了？剛才在甚麼地方？」
學文向他問着。

「我因為小病了幾天，今天才出門呢！怎麼學禮弟弟沒有告訴你？你假使要問我剛才在甚麼地方，只要看我這篇文章就是了，不過，有一個條件，你看過以後，要替我修理一下，否則，便不給你看了！」冰海從懷中掏出一張文稿，這樣說。

「算數，算數，我一定替你修理！」學文很興奮的把文稿接了過去。那紙上是用鉛筆寫着這麼一段文字：

河邊

一縷縷的炊煙在天空飄着，烏鴉們在樹頭噪着，隔

壁的申家伯伯，也從田裏回來。

我從家裏出來，隨意的向河邊走去，走到一塊綠茸茸的草地上，就在那裏坐了下來，望着遠遠划來的一隻捉漁船出神。

漸漸的近了，近了，更近了，只聽得撲刺刺一陣響，牠們全都跳下船舷，鑽到水裏去了。

一會兒，有幾隻已經從水底裏出來；嘴裏卻各自啣着一條小魚，仍舊跳上船舷去了……

學文看到這裏，故意裝着吃驚的樣子道：「冰海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」

何冰海忙問道：「怎麼不得了？」

學文笑道：「你把這篇文章的腰子割去了，你想，怎麼還能通呢！」

冰海也笑起來道：「是的，腰子和小便的通不通，是很有關係的，但據醫生說，一個人如果割去一個腰子，和生命是無關的，當然，更談不到小便的通不通了！」

學文道：「你的話果然不錯，可是，每篇文章不見得和人一樣，一定有兩個腰子呀！」

冰海又說道：「我雖然割去了牠的腰子，但是實在還不知道牠的腰子本來是生在那一部分的，請你告訴了我吧！」

學文道：「名爲腰子，當然是生在腰裏的。你瞧，第二段

開首「……近了，更近了」，下文便接着一句「只聽得撲刺刺……」試問這撲刺刺響着的，到底是甚麼東西呢？在這幾句文章中間，就因為少了幾句說明這響聲所由來的文字；所以，我比方說是把腰子割去了。好在，文章的腰子，不像人一樣，割去了便裝不上去；現在，我們來想個方法，也許還可以把他修理好來。」

冰海拱拱手道：「那麼，又要費你的心了！」

學文道：「不行，我還要問你：究竟這撲刺刺響着的，是甚麼東西？你不和我說明，連我也莫明其妙呀！」

冰海道：「是這漁船上的十四、五隻鷓鴣，撲着翅膀的聲音。」

學文很得意的說道：「哦，這樣是很容易修理的了；你只要在「更近了」下面，加上一「可以看得清那船的兩邊」，都停着七八隻鷓鴣。」兩句，再在「只聽得」句之下，「撲刺刺……」句以上，加上一「那漁夫一聲口號，接着是……」幾句，不是就把這文章弄清楚了嗎？」

冰海很懊喪的道：「我原本是想這樣寫的。只因漁船上的鷓鴣，是人人看到過的，如果把牠們寫了進去，恐怕犯了從前你說過的老太婆談話式的毛病，那知不知不覺的，竟把牠的腰子割去了。」

學文道：「所以，我們做文章，先要下一番斟酌的功夫，不該說的多說了，果然不好；該說的不說，也是不好的呀！」

22. 有頭無尾

多鄰居，都是美國人。學文的表弟趙伯和，住在美國教堂的附近；因此，有許

有一天，他到學文家裏來玩，順便帶了一篇文章，要請學文修理。

這篇文章的題目，叫做一天晚上，他用了很端正的小楷，寫在一張紅格紙上；學文覺得非常美麗，便一口氣讀了下去：

一天晚上，我們吃過了晚飯，正坐在書房裏，聽爸爸講故事。忽然，有一陣轟隆轟隆的聲音，從遠處漸漸的送

了過來，於是，爸爸的故事便被牠打斷了；大家豎起了耳朵，靜靜的聽着。不料，那聲音卻越來越響了，彷彿像是開砲一般。

大家忙向窗外一望，只見一道紅光，在天空中一閃，接着是一道白煙，那轟隆的巨聲，便繼續響起來了。

小弟弟嚇得哭了，小妹妹只是躲在媽媽懷裏，掩着耳朵不敢出聲。這時候，大家便認定確是砲聲了。全家的人，都忙着整理衣物，預備逃難；只有爸爸，卻很鎮靜，他慢慢的站起來，走出門外去打探了一會，才知道並不是砲聲。

伯和等學文讀完了，問道：「這篇文章有毛病沒有？」

學文道：「毛病是沒有甚麼毛病，不過，有些像我們家裏的那隻黑貓罷了！」

伯和道：「你們的那隻黑貓，不是很好嗎？怎麼我的文章會像牠呢？」

學文道：「你不知道嗎？牠前幾天溜到鄰家去偷食吃，被他們把一條尾巴斬斷，所以牠便變成一隻沒尾巴的貓了。」

伯和道：「可是我的文章，也會被人把尾巴斬掉嗎？」

學文道：「你的這篇文章，本來是沒尾巴的，那裏還用得着別人替你斬！」

伯和不服道：「我這篇文章，明明已在末了點明白那

巨聲不是砲聲，到這裏當然可以結束了，怎麼說沒有尾巴呢？」

學文道：「你以為可以結束了，可是，說了半天，那轟隆轟隆的聲音，既不是砲聲，到底是甚麼聲音，卻連我也莫明其妙呀！這樣的文章，難道算是有尾巴的嗎？」

伯和自己再讀了一遍，覺得學文的話，果然不錯，說道：「依你，要怎麼修理？」

學文道：「依我，自然應該裝一條尾巴上去！——就是點明這巨聲，究竟是甚麼，才和上文首尾相稱呀！」

伯和瞪着眼道：「這響聲，實在是美國僑民慶祝獨立紀念，放焰火時發出來的，只是，這條尾巴我終於不知怎樣

裝法，還是請你代勞吧！」

學文答應一聲「可以！」他就在這文章的末了，續寫了幾句：

原來這天是七月四日，是美國的獨立紀念日，所以住在附近的美僑，都在放燄火慶祝呢！

「現在，豈不是有了尾巴了嗎？」學文指着那段添上去的文字說。

23. 有尾無頭

趙伯和有一個妹妹，名叫秀英，在愛羣女學裏讀書。在將要放寒假的時候，她們學校舉行一次成績展覽

會。開會的前兩天，秀英寄了兩張入場券給她的哥哥。

伯和因爲不願獨自一人去參觀，正在躊躇，齊巧學文來探望姑母，伯和便邀他一同前去。

參觀完畢，伯和回到家裏，便做了一篇短短的記敘文；第二天早上，他興孜孜的拿來請學文批評。

學文拿到手裏，便默讀起來道：

我們進了門，依着路線，一路走去，只見她們陳列着的東西很多。除了作文、繪畫、習字……以外，有遠足時採集的標本；社會科裏繪製的圖表和模型；自然科作實驗用的自製的簡單儀器；更有勞作科所收穫的蠶繭、蜂蜜、葱、韭、薑、蒜……等，形形色色，美不勝收。

直到正午時候，我們才參觀完畢，便一同回家。

學文讀完了，笑道：「上次你做那篇一天晚上，我不是曾經把一隻沒尾巴的貓來比喻嗎？可是，你想想，要是一隻貓被砍掉的，不是尾巴，而是牠的頭，一定怎樣了？」

伯和道：「那還用說，無論甚麼動物，頭被砍去，一定是活不成了。」

學文道：「因為這樣，所以你這篇文章，也是不能成立的呀！」

伯和道：「爲甚麼緣故？」

學文指着開始的幾句道：「你瞧，你開頭就說『我們進了門』，這『我們』到底是誰？『進』的是甚麼地方的

「門？」爲甚麼要依着「路線」去看？爲甚麼要陳列這許多東西？倘若我不是和你同去的，看到這篇文章，就會不知道你在說些甚麼呢。——這毛病，就是因爲你沒有在開始的一段，把這篇文章的要點說明白，如：參觀的是甚麼，參觀的時日，同去參觀的人……等等，所以，便犯了這有尾無頭的毛病了。」

伯和道：「我原是帶這篇文章來請你修理的，現在，你既然已經看出了他的毛病，就請你替我裝一個頭上去，可不可以？」

學文道：「這是當然可以的，不過，以後你要記住，一篇文章，要是有頭無尾，固然是不能成立的；有尾無頭，也一樣

的不能成爲完整的文章的。」

說着，他提起筆來，在首段加了幾行道：

十二月二十日，秀妹讀書的愛羣女學，開成績展覽會，他預先送了兩張入場券給我。這天，便和表兄一同去參觀。

「現在，你再連接着讀下去，比較你的原作怎樣？」學文把那修理好了的文章，遞給伯和看。

伯和從頭讀了一遍，連說「很好，很好，謝謝，謝謝！」

24. 「指貓爲虎」和「兔假狼威」

近來，學文屢次發見，小朋友們都歡喜在文章裏使用

成語。

「使用成語，對於文章，果然是有好處的，如：1. 可以做一種有力的引證，2. 節省敘述的文字，使文章格外簡潔等；但是，使用得不對，反而會使文章弄得不通，或是鬧出笑話來。所以，我們對於成語有疑義的時候，還是不要胡亂使用爲是！」這是學文常常對小朋友們說的話。但是，小朋友們的好奇心太厲害了，因此，他們還是很熱心的在使用着。

有一天，小朋友們又在文章修理廠中研究文章的作法，他們漸漸的談到使用成語的問題上去。

學文道：「前天，冰海、知白和竹心，送來的三篇文章，全

都使用着成語，但是，全都使用錯了。我想，趁今天大家聚在一起的時候，把用錯成語的文章，拿出來給大家瞧瞧；使大家知道了錯誤的原因，以後就不致再錯。不知道冰海、知白和竹心三位的意思怎樣？」

冰海、知白和竹心齊聲說道：「只要於大家有好處，我們是十二分願意的。」

學文道：「這樣很好！」他便從書櫥裏拿出三本作文簿，先翻開冰海的一本給大家看。大家只見那作文簿上寫着：

拉車的錢三，昨天又和他的兒子吵罵起來了。一會兒，他們由吵罵而打起架來，結果，終於被警察捉到警察

局裏去。像他們這樣「煮豆燃萁」，真是少有的事。因此，我把牠記了下來，以警世人。

學文接着說道：「大家看過了，當然可以明白，「煮豆燃萁」這句成語是用錯的了。」

冰海站起來問道：「怎樣的錯呢？」

學文道：「我們先要明白這句成語的來歷：原來曹操的大兒子曹丕，因為嫉妬他的弟弟曹植的才學，所以逼着他在跨七步路的時間中，要吟成一首詩。不料，曹植當真依他的命令，吟了一首詩，却暗暗的把豆和豆萁，比喻爲弟兄，拿豆萁去燒豆，猶如弟兄互相爭鬪一般。所以，後來有說到弟兄不和睦的，便使用這句成語來做比喻。現在，你卻把牠

作爲父子不和的比喻，那就和本意不大對了！』

冰海道：『這句成語不見得只適用在弟兄方面吧！我曾在一本書上，看見幾句：『國事一天不如一天，世界的情勢，更一天緊迫一天了；反觀我全國同胞，還是煮豆燃萁的，一幕一幕的演着內戰。』這不是在全國人之間，也可以用嗎？』

學文道：『你不知道，同國的人，可以稱爲同胞；同胞，就是弟兄，這雖然也是一個比喻的詞兒，但是既有這一層關係，使用這「煮豆燃萁」的成語，便很對了！』

大家聽說，都點着頭，不說甚麼了。
學文又拿出第二本作文簿來道：『這是知白做的，他

在文章裏用了一句「指貓爲虎」，這大約是從「指鹿爲馬」一句成語中套來的。我們要知道，這一句成語，是趙高欺瞞秦二世的故事，在歷史上有這件事的記載，所以，大家看到這四個字，便能懂牠的意義。現在，你把牠改成了「指貓爲虎」，這是你個人杜撰的，除了你以外，有誰能懂得牠的命意呢！

隨手，學文又拿出第三本來道：「這是竹心的作文簿，他在文章中，使用「兔假狼威」四個字，這也是他杜撰的。我們只知道，左傳裏有一個「狐假虎威」的故事，後來就有了這個成語；他大約就從這成語中套出來的吧！但是，我們要知道，成語是大概都有來歷的，決不是隨意可以亂造

的。所以，我們如果要使用成語，千萬要記住兩件事，就是：1. 明白牠的意義和來歷，用得十分確當，2. 不能杜撰。」
冰海、知白、竹心三人，都說：「哦，以後我們使用成語，一定先要細心的研究一下了！」

25. 一首新詩

裏去散步。星期日到，這天早晨，朱新民來邀張家兄弟，到公園

大街盡頭，忽然看見前面走來一個年輕的乞丐，滿面塵污，形容枯槁，唉聲嘆氣的十分可憐。

那乞丐走到他們面前，便伸出手來，向他們要錢，並且說道：「做做好事，我從昨天到現在只吃了一個大餅呢！」說着，那眼淚便像潮水一般滴了下來。

學文丟了一個銅元給他，依舊向着到公園的路前進；一邊卻對學禮和新民說道：「你們認識他嗎？他就是本城王富翁的兒子呀！」

新民聽了說道：「哦，他就是王富翁的兒子。聽說他的父親才死了半年，他已經把十多萬家產化完了，難怪，現在是這樣的可憐了！」

他們談談說說，一會兒，已到了公園門口。進了門，便攜着手，直向那小池邊走去。

新民首先便揀了一張休息椅坐下，默默的對着一池綠水發怔；約莫過了一刻鐘光景，隨手從衣袋裏拿出一枝鉛筆和一本記事冊來，搔頭摸耳的寫了好一會。

學禮看得很奇怪，便問他道：『我們是到公園裏來玩的，像你這樣苦思苦想的，倒不如老老實實的去坐在書房裏好些。』

新民道：『我剛才在路上看見那個乞丐，心裏很有感觸，所以想把他寫成一首小詩，趁這機會要請你的哥哥修理一下呢！』

學禮開玩笑似的對學文說道：『哥哥不要理他，放着這樣的好景緻不玩，卻要做甚麼詩。你的文章修理廠，並沒

有搬到公園裏來呀！」

學文笑道：「這幾天，我也很想做詩，新民既然做了詩，我倒要拜讀一下的！」說着，就把新民手裏的記事冊搶了過來，只見上面改而又改的，模模糊糊寫着一首詩

一個墮落的青年，

淚雨紛紜，

在街頭逢人訴苦。

他本是富家的子弟，

鮮衣美食享過福。

但是，如今呀，

往事如煙難捉摸，

只落得遍身襤褸常挨餓。

青年呀！

你也在悔恨吧？

當初爲甚麼不讀書，

只是愛吃愛穿愛牌賭！

新民看着學文讀完了，來不及的問道：「我從來沒有做過詩呢，你看怎樣？」

學文道：「初學做詩，能夠做得這樣，已是很不容易了。不過，我們寫語體新詩，目的是要打破從前做舊詩的一切束縛的，所以只要聲調和諧，不叶韻倒不打緊的；現在，你卻爲了硬要叶韻，反而出了兩個毛病了！」

新民問道：「出了甚麼毛病呢？」

學文指着第八行說道：「你全首詩叶的是ㄨ韻，但是，這一句中的「餓」字，卻是ㄊ韻而不是ㄨ韻。人家便知道你因為「ㄊ」ㄨ」聲音相像，叶錯了，所以倒不如全不叶韻來得乾淨些。但是，這還是一個小毛病罷了。」

新民道：「還有一個大毛病，是在那一句中呢？」

學文又指着末句道：「這一句，卻有些說不過去了。你瞧，「賭牌」一個詞兒，本是我們常用的，不料你卻爲了硬要叶韻，竟把這兩個字顛倒過來，這簡直可說是不通了。你看，好好的一首詩有了這兩個毛病，弄得全首詩都受了影響了。」

新民道：「那麼，要怎樣才修理得好呢？」

學文道：「這有兩種辦法，一種是不必叶韻，「賭牌」竟寫「賭牌」就是了；一種是把這兩個叶韻的毛病修理好來，第八行可改爲「只落得無衣遮體，無食落肚」，末了一句，可改爲「只是愛吃愛穿又愛賭」，這樣一來，不是全首都叶了又韻了嗎？」

新民贊嘆道：「真奇怪，我剛才想了半天，終於想不出一個較好的字來，怎麼你只隨隨便便的一改，就改得很好了。到底是廠長的本領，比衆不同！」

學禮也說：「現在一般做詩的人，既然不會叶韻，也就罷了；他們卻偏要自作聰明，往往就犯了這兩種毛病，真是

何苦來呢！』回頭又對新民道：『新民，我並不是見了和尚罵賊禿；你是初學作詩，當然不在這些詩人之列的呀！』他們談談笑笑，在公園中一直玩到午飯時候，才一同回家去。

26. 甚麼是兒奚

文章修理廠，自從開辦到現在，差不多只有六個月光景，但牠的聲譽卻一天大一天了。漸漸的，竟有和張家弟兄不認識的小朋友，也來登門請求修理文章了。

這一天，張學文又在做着修理文章的工作，忽然聽到一陣叩門聲，連忙走出去開了。不料走進來的，又是一個濤

生的小朋友。

學文很客氣的招呼他到自己的書房裏去坐了，通過姓名，問起他的來意；才知道這位小朋友姓高，名叫志光，這一次，也是帶着文章來請學文修理的。

正在這時候，齊巧王、竹心、李知白也來了。他們大家談着關係作文的事，你一句我一句的，談得一個無止無休，惹得那位新朋友高志光，羞答答的，不敢把他的文章拿出來了。幸虧，學文早已看出他的心事，忙對他說道：『這幾位，是我這裏的老顧客，他們也常常有文章託我修理，以後，也許大家見面的時候正多哩，儘可不必顧忌！』

高志光聽他這樣一說，才扭扭捏捏的從身邊取出一

篇文章來，遞給了學文，並且說道：「這篇拙作，見笑得很，要請多多修理！」

學文一面連稱不敢，一面伸出手去接了過來，只見起頭幾行寫着的是：

吳家花園的一瞥

吳家花園裏有一隻儿奚，我今天到園裏去玩，看見他正在啄食一隻破針子裏的飯粒……

剛看了三行，學文便覺得這篇文章很難懂，其中有幾個字，憑他怎樣猜測，總是猜測不出來。最後，只得向他動問道：「在這篇大作裏，有幾個字，我實在連見都沒有見過，就像「儿」「奚」「針」……可否先請你指教指教？」

志光有些不相信似的道：「這幾個都是很普通的字，如「兒奚」二字，便是「黑鷄」的簡筆寫法，「針」便是「鍋」字的簡筆寫法，怎麼會不認識呢？」

學文道：「簡筆字我雖然認識得不少，但是，像這幾個字，委實沒有看見過，不知你是根據甚麼地方的？」

志光道：「我們平常寫「黨」字的簡筆，不是都寫成「党」字嗎？可見「儿」就是「黑」字的簡筆寫法。我常常看見別人寫「鶴」字，都寫作「雀」，那麼，我們取下「鷄」字的一半「奚」字來，當然可以代表「鷄」字了。至於「針」字，我是從「過」字的簡筆字意象出來的。」

學文這才恍然大悟道：「哦，原來是這樣的！但是，你要

大障礙。所以，我們使用簡筆字的目的，就在易寫、易學、節省時間幾件事上。」

志光和竹心一齊問道：「那麼，簡筆字有沒有一定的變化的呢？」

學文道：「一定的變化，雖然沒有，但是，勉強也可以歸納出十種法則來，現在，讓我拿一張表給你們看看，大概就能够明白了！」

說着，他就從書櫥裏取出一張紙來，志光、知白、竹心忙搶過去看，並且照着抄了一張下來：

1. 像形的

傘——像一把傘。

2. 會意的
𠂇——原形作𠂇，像成串的錢。

灶——用土砌成，燒火煮飯的地方。
泪——目中的水。（淚的簡寫）

3. 形聲的

桔——木形吉聲。（橘的簡寫）
粽——米形宗聲。（糉的簡字）

4. 是楷書的首尾

宀——取戴字的首十，尾八組成。
冫——取壓字的首厂，尾土組成。

5. 是楷書的省體

6. 刪略楷書中的同體而成立的
- 丽——麗字的省體。
云——雲字的省體。
号——號字的省體。
7. 同音通借
- 裹——轟字的簡筆。
火——炎字的簡筆。
質——質字的簡筆。
8. 是楷書的輪廓
- 叶——通借爲葉。
礼——通借爲禮。

其 | 其字的輪廓。

為 | 為字的輪廓。

齊 | 齊字的輪廓。

9 用簡單字形代複雜部分

又 | 代莫, 如難是難字的簡筆; 以是漢字的簡

筆。

亦 | 代絲, 如變是變字的簡筆; 恋是戀字的簡

筆。

文 | 代幽, 如孝是學字的簡筆; 竟 is 覺字的簡

筆。

毖 | 代隘, 如繼是繼字的簡筆; 斷是斷字的簡

筆。

10. 缺少楷書的一部分

燭——缺少燭字的𠂔。

懸——缺少懸字的豸。

腦——缺少腦字的𠂔。

從此以後，他們對於簡筆字，也明白了一個大概了。

27. 暫時的停工

離張家不遠，有一個私塾。那位私塾教師顧先生，有一個兒子名叫廷棟，他也聽到了文章修理廠的消息，便趕到張家來，要請求學文替他修理文章。

止。

「

學文先問他：「讀過些甚麼書？」
他說：「以前讀過幾部論說文範，現在正在讀古文觀

學文聽他說着，知道他所學的，太不合時宜了。想來他所作的文章，也一定是迂腐不堪的。正打算勸導他，回去學些語體文；不料，廷棟已把他的一篇作品，從衣袋中取了出來，送到學文面前。

學文翻開那篇文章，只見第一行寫着「愛國論」三個字，下面是很簡單的兩行文字：

凡人生於世，不可不愛國；若不愛國，誠禽獸之不如矣！故吾人必須愛國也。

學文讀完了，幾乎要大笑起來；但是礙於這陌生主顧的面子，只得竭力忍住了，說道：『文章是古雅極了，只可惜太空泛了些。而且這種千篇一律的調子，也似乎太沒有意義了。所以我想勸你，還是丟開了這種文言文，和我們共同研究些語體文吧。』

那知廷棟卻自命不凡的道：『這種古雅的文言文，現在能做的確已很少了；因此，爸爸曾經囑咐我，要我保守着，將來可以傳授給後人。實在的，我對於這種文言文，已經很有成績了，只因爲聽得你開文章修理廠，想來文言文也是一定做得很好的，所以願意來和你研究一下。不料，你也是一個不懂文言文的人，唉，我真認錯了人了！』

學文這時候也有些不客氣了，直截對他說道：「實在，像你這種文言文，無論出一個甚麼題目，都可以用這個式子去湊的。這樣無聊的東西，我是不願和你討論的！」

廷棟更是青筋直綻的道：「你說無論甚麼題目都可以湊這個式子，那麼，你且湊給我看看！」

學文道：「好好，你說出一個題目來，讓我湊給你看！」

廷棟有心想難難他，便說道：「吃飯論！」

學文立刻照了他的格式，寫了出來：

凡人生於世，不可不吃飯；若不吃飯，肚子必餓矣！故吾人必須吃飯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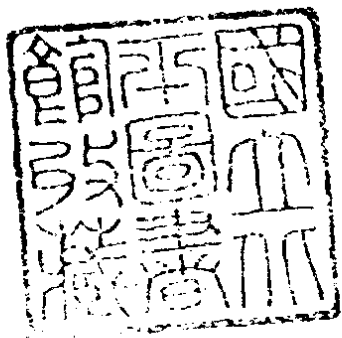
他並說道：「比較你的愛國論怎樣？你不相信，請再出幾個

「喝茶論」，「拉屎論」……我都可以做給你看。」

正說着，學禮忽忽的拿了一封信，走進來道：「剛才父親有回信來了。他說，你的信收到了，並且已在青島替你找到了工作，叫你趕緊動身呢！」

學文道：「哦，這樣說來，我就要整理行李了！」
廷棟早已覺得很沒趣，他趁着這機會便一聲不響的溜跑了。

從此，這篇文章修理廠，便暫時停工了。



(二) 廠理修章文

民國三十七年一月發行
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初版



中華文庫小學
第一集(高級) 文章修理廠(二)(全一冊)

◎定價國幣一元六角

(郵運匯費另加)

編者 呂伯攸

發行人 李 虞 杰
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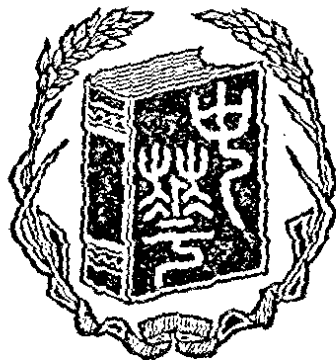
印刷者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
上海澳門路八九號

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

(二〇〇一八)(天)

6
500040
1 (9)

NOV. 2 1949
贈華新東華



中華文庫
小學第一集
(高 級)

(10018)